

# 筭

天使奥斯卡◎作品

## CUANQING

# 清

有一个时代，是我们这个民族最黑暗的时代，最耻辱的时代，  
数十年的苦难，从这里开始。

豪气干云的小人物，让历史重写，让世界震撼。

用热血换回祖国的尊严。

太白文艺出版社



篆

天使奥斯卡◎作品

CUANQING

清

肆

两江风雷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纂清.4/ 天使奥斯卡著.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80680-761-3

I.纂… II.天…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8678 号

## 纂清

著者 天使奥斯卡  
出版 太白文艺出版社  
发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22 印张 300000 字  
版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680-761-3  
定价 30.80 元  
地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集  
卷  
第  
一  
十  
二  
卷  
第  
一  
百  
一  
十  
六  
章  
第  
一  
百  
一  
十  
七  
章  
第  
一  
百  
一  
十  
八  
章  
第  
一  
百  
一  
十  
九  
章  
第  
一  
百  
二  
十  
章  
第  
一  
百  
二  
十  
一  
章  
第  
一  
百  
二  
十  
二  
章  
第  
一  
百  
二  
十  
三  
章  
第  
一  
百  
二  
十  
四  
章  
第  
一  
百  
二  
十  
五  
章  
第  
一  
百  
二  
十  
六  
章  
第  
一  
百  
二  
十  
七  
章  
第  
一  
百  
二  
十  
八  
章  
第  
一  
百  
二  
十  
九  
章

第  
一  
百  
一  
十  
六  
章  
第  
一  
百  
一  
十  
七  
章  
第  
一  
百  
一  
十  
八  
章  
第  
一  
百  
一  
十  
九  
章  
第  
一  
百  
二  
十  
章  
第  
一  
百  
二  
十  
一  
章  
第  
一  
百  
二  
十  
二  
章  
第  
一  
百  
二  
十  
三  
章  
第  
一  
百  
二  
十  
四  
章  
第  
一  
百  
二  
十  
五  
章  
第  
一  
百  
二  
十  
六  
章  
第  
一  
百  
二  
十  
七  
章  
第  
一  
百  
二  
十  
八  
章  
第  
一  
百  
二  
十  
九  
章

第一百一十六章 ·001·  
京城一日(上)

第一百一十七章 ·009·  
京城一日(下)

第一百一十八章 ·019·  
先生贵姓

第一百一十九章 ·028·  
管家何在

第一百二十章 ·035·  
对决

第一百二十一章 ·042·  
如梦

第一百二十二章 ·049·  
江宁官场

第一百二十三章 ·060·  
雷动两江

第一百二十四章 ·067·  
风暴暗涌

第一百二十五章 ·074·  
野心

第一百二十六章 ·083·  
赌场

第一百二十七章 ·088·  
示恩要挟

第一百二十八章 ·094·  
驾临两江

第一百二十九章 ·102·  
决裂

第一百三十章	·113·		
夜搜秦淮			
第一百三十一章	·122·		
两江风雷			
第一百三十二章	·131·		
天津和谈			
第一百三十三章	·139·		
拜访世铎			
第一百三十四章	·147·		
江宁风潮			
第一百三十五章	·156·		
平息风潮			
第一百三十六章	·167·		
荣禄突亡			
第一百三十七章	·177·		
生我者猴，死者雕			
第一百三十八章	·184·		
格格来访			
第一百三十九章	·194·		
密会格格			
第一百四十章	·202·		
大变将起			
第一百四十一章	·212·		
旗人活路			
第一百四十二章	·224·		
让步卖国			
		第一百四十三章	·233·
		不如归去	
		第一百四十四章	·244·
		军议卫国	
		第一百四十五章	·256·
		再临旅顺	
		第一百四十六章	·266·
		行至水绝处	
		第一百四十七章	·273·
		交接	
		第一百四十八章	·282·
		半壁江山	
		第一百四十九章	·290·
		扶清灭徐	
		第一百五十章	·297·
		末世老将(上)	
		第一百五十一章	·305·
		末世老将(中)	
		第一百五十二章	·316·
		末世老将(下)	
		第一百五十三章	·326·
		别无选择	
		第一百五十四章	·336·
		变法大诏	

## 京城一日(上). 第一百一十六章

光绪二十年十月三十。

四九城南路崇文门门口，仍然如往常一般，满满当当的，都是送酒进城的车子。这些涿州过来的南路烧酒，在这样的年月还压得本地的双蒸、二锅喘不过气儿来。眼见就要朝冬天里走了，酒却卖得一天比一天好，大小酒馆里人都挤不动。

几个税丁才吃完晌午饭，正挑着牙花子来换班儿。这门口的税关是属于内务府的，向来是旗人子弟的事业。

瞧瞧这些税丁的打扮，一个个缎面鞋子，绸面滩羊皮袄，再加上海龙皮的帽子，真不知道多少钱才置下这些家当。

说起身份也都不低，腰里少说也有条红带子，街头起码也是镇国公辅国公，要是不入八分的，还凑不上和这几位爷说话！

十几辆酒车正排在门口，赶车的掌鞭蹲成一团，押送酒的小掌柜正急得团团乱转。几位税丁爷去吃午饭了，没有人验税，而不验税就进不了关，要知道，几家大馆子都在等着这酒呢。醇王爷府家宴，醇王爷指明要新酿的南路烧酒，要是错过了这个节骨眼儿，自己的饭票子就得打水漂！

看着几位税丁大摇大摆地走过来，小掌柜忙不迭地跑过去请安，一个千儿打得很恭敬又周到：“几位爷辛苦！咱们在这儿候着给爷请安好大一会儿了，有的就

是这份虔心！十六车酒，停得规规矩矩的，爷不来，谁敢乱动？一共是一百四十四篓，爷打眼一瞧，就知道准没错儿！这是税钱，还有咱们几位的一点儿心意，蚱蜢虽小，也算是个荤腥，爷多担待着，就算周全小人了！”

话说得亲热，手上银子递得也不慢。两包银子送上去，小掌柜就后退两步，恭敬地弯腰候着。

税丁掂掂手上的银子，要笑不笑地变了脸色：“换谁都得过次年，你小子怎么就这么不开眼？每次都是一个数儿……你倒是说说，哪次爷不是爽快放人？这么大的生意，就不知道涨涨价儿？还搭上了醇王府，你们发多大的财啊，就瞧不上爷几个了是不是？”

小掌柜急了，忙不迭地摆手道：“我们算什么玩意儿？爷动动手指头，咱们也担不起啊！爷，咱身上就这么多，再有半个大子儿，您菜市口活刷了我！您包涵，您包涵！改天，咱给爷跪门儿去！”

当先税丁哈哈一笑，瞧也不瞧那小掌柜摸出来的碎银子、洋钱、铜元，甚至还有当票儿：“哥儿几个，晌午吃得有点儿饱，消消食怎么样？”

“得嘞，不打勤，不打懒，专打不长眼。不立规矩，谁他妈都以为咱爷们儿好糊弄！”几个税丁笑骂着找砖头、瓦块、木棍儿，要去砸酒车。

那小掌柜眼泪都快下来了，手忙脚乱地想拦，却挨了两脚，还被推了一溜跟头，摔得灰头土脸的。

正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就听见远处马蹄声响，这些吃饱了没事干的旗人税丁站住脚朝远处望，就见一匹健马飞也似的驰过来，马上的人穿着西洋式军服，像东交民巷里的洋兵似的。

当先税丁擦擦眼睛，一拍大腿：“溥老四！”

来人正是溥仰，当初在四九城和这些爷们儿一天到晚瞎混的主儿。那时候，穿着破烂衣服，当是贵胄气度，到处端着肩膀和人置气儿充大头。在茶馆里，为了一只鸽子，能纠集几十号善扑营爷们儿打大架的混混儿，现在却军服笔挺，脸色晒得黝黑地回来了！

当初荣禄带去的宗室子弟，从朝鲜活着回来的，满北京城地吹嘘他们经历的朝鲜暴乱和鬼子的凶残，不少人还是第一次看见开洋枪，就吹得那个地界险恶得跟修罗场似的。

谁都知道溥老四的脑子坏了，非要赖在禁卫军，而禁卫军在海东之地打得尸山血海，天都给打漏了。大家都慨叹：溥老四要完！大家安安分分在京城吃皇粮多好，和那些臭大头兵凑那个热闹干什么？

没承想，这小子居然囫囵着回来了！

税丁头儿拍着大腿直喊：“溥老四，老四，我是你德二哥！你小子还活着？”

溥仰闻声一怔，翻身跳下马来。当初在京城，他也就是个三根筋挑着个脑袋的豆芽菜身板儿，现在却显得肩宽背厚，腰里挎着一把缴获的日本军官武士刀，站在那儿，像一座山一样。

经历过战场血火的人，看人都有一种森然之气。几个税丁和他的眼神一碰，忍不住都退了一步。

溥仰瞧瞧他们：“你德老二我还能不认识？充什么二哥？”说着，当胸捶了德老二一拳，那小子吃不住，又退了一步。

“爷回来了！没想到还能活着见我老姐姐！没说的，晚半晌有空，我约哥儿几个闹两盅！”

瞧着老兄弟从死人堆里滚出来，德老二他们也高兴：“什么晚半晌，现在就痛快地去，都算哥哥我的。喝完你走人，去瞧你老姐姐……”

没想到溥仰却摇摇头：“我奉了大帅的令，得先办事儿！喝酒，等办完差事，有的是工夫。”

“什么狗屁大帅……”

溥仰眉毛一挑，下意识地就按住了腰间的日本军刀，浑身肌肉一下绷紧，仿佛豹子要扑出来捕食。

他跟着徐一凡转战朝鲜，在安州冲过阵，在田庄台杀人过大群鬼子当中，这个动作，一下子就把他的杀气带出来了。

几个税丁立即就感受到了杀气，脸一下子就白了。

溥仰放下手，松开浑身肌肉，摇头道：“德二，你骂我成，嘴里别沾着咱们大帅，是他保了这国平平安安的，你够不着说他。”

几个税丁脸色古怪，气氛一下子尴尬起来。

溥仰想缓和一下气氛，转头看了看那挤在门口的酒车，还有大群看热闹的人，笑道：“爷几个，又在找外饷呢？收成怎么样？”

那小掌柜正愁得没法儿，看见人就当菩萨拜，当即跪了下来，嘟嘟囔囔地把事情说了一遍。

溥仰回头看了看那些税丁：“我说德二，好歹我也过继到醇邸了，给个面子，抬手，放了算了……人家也不是没上规矩！”

从德二以降，几个税丁开口想骂，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在溥仰面前有点儿心虚。当初在京城，可没拿眼皮夹过这小子啊……这个当儿，说什么都不好，抬手灰



溜溜地放人。

溥仰看着酒车上路，这才翻身上马：“过关银子先欠着，喝酒的时候来讨！哥儿几个，回见了！”

看着溥仰飞马而去，几个税丁咧着嘴站在那儿，半晌之后，德二才偷偷骂了一句：“亏你还是旗人，跟着活曹操混，天瞧着，看你有什么好下场！”

溥仰自然没有听到背后那些人的骂声，一入崇文门，就是繁华的市井景象。北京城还是如他离开的时候一样，灰蒙蒙的，街上还是那些人，茶馆还是那些茶馆，为庆祝甲午大捷扎的纸牌坊不过几天，就已经掉了颜色，顺天府枷着的犯人还在沿街讨吃的，提笼架鸟的旗人爷们儿的脚步，也没有比往日快上一分……

怎么就不习惯了呢？溥仰摇摇脑袋。那过了关的小掌柜喊着爷跑了过来：“爷是醇王府的？谢谢爷的大恩大德，今儿准把酒给爷府上送到！爷留个名，小的给您跪门儿谢谢去！”

溥仰一怔，掉头向西看去：那边重重叠叠，都是王府的深宅大院，他出生于那个地方，成长于那个地方，可不知道为什么，看着这些熟悉的场景，总觉得胸中有一口气吐不出来似的。

在战场上，几万弟兄吃冰卧雪，前仆后继……为什么这里一点儿变化都没有？难道那些牺牲都是假的？他摇摇头：“我不是醇王府的，老子是禁卫军的人！赶紧忙你的去吧，老子用不着你谢！”说着，他一扬马鞭，策马离开了。

那小掌柜张大了嘴巴：“海东徐大帅的人？皇天，都是汉子啊！”

如今礼部衙门所属的东直胡同的会同馆，已经成了人人侧目之地。翁同龢力保，光绪特旨，捡拔的北上诸贤就暂时安寓在这儿。

这个会同馆本来是安置四藩朝贡宾客的，现在朝廷的藩国丢了个精光，这儿自然就闲置下来。礼部的司员们干脆将房子租出去吃瓦片钱，现下匆忙腾出几间，就成了谭嗣同等人的行馆。

谭嗣同一到，光绪就赏了谭嗣同一个礼部侍郎衔，会同办理对日交涉抚局大臣的旨意。追随他而来的那些人，一概赏了内阁中书衔，先在交涉当中学习行走，再行安置，并且还赏了两千两银子，让他们安家 and 置办行装。

比起光绪的热诚，整个大清的官僚体系就有些不阴不阳了。世铎作为军机处领班，主持对日交涉的钦差大臣，还收了谭嗣同的帖子，要他上一个对日和谈的条陈上来，可他仍旧冷然处之。其他后党大臣，没有一个人给这个新贵来帖子的。大家整日除了拜客，就是在会同馆里开诗酒会。

洋人公使也颇有些垂顾此处，谭嗣同在上海见的洋人不少，所以能够很镇定地与各国公使打交道，周旋得很是圆满。

原来在北京城里面，只有李鸿章可以周旋洋人，那些在总理衙门里行走的王公大臣们，看见洋鬼子就脑袋疼。谭嗣同如此做派行事，博得帝党一片赞誉，大清抚夷，后继有人！

虽然日本议和全权代表要十一月末才到北京，但谭嗣同他们在这里一点儿也不寂寞，尤其是康有为师徒数人，很是放了一些大言出来，让整个京城咂舌。不过能在京城混的，哪个不是人尖子？在火候还没看老的时候，犯不着发表什么意见，表示什么好恶，跳出来打当头炮，且看这抚局，谭嗣同如何办下来吧。

溥仰策马来到会同馆前，见门口满当当的都是轿子，各府各宅的轿夫，捧着衣帽匣子的长随，一堆一堆的，都在那儿聊天，无非是哪个宅子出息比较好，哪位大人又纳了小妾，哪位大人的外宅给抄了……

溥仰人一到，当即人人侧目，连那些拜客完毕，走出来喊轿夫的官儿都停住了脚步。

一片长衣服大帽子当中，一身薄薄的呢子西式军服的溥仰，怎么可能不是众人注目的焦点！

单单是他这一路过来，已经看傻了不少京城百姓，甚至还有一群半大小子！

“好健壮的后生！怎么穿着洋人的衣服？这是咱们大清的人吧？”

“这是禁卫军的号服！你没瞧见领章上那条苍龙？这些人胆大包天，也不读书，龙章是能随便用的？”

“拉倒吧！朝廷现在还能管着他们？还不是打发到两江，眼不见心不烦……前些日子，徐一凡带队上船南下，不知道北京城有多少人松了一口气！”

“瞧瞧这汉子，不知道手上有多少条人命了？怕是在朝鲜、辽南杀得不善！也多亏了这帮凶神，不知道徐一凡是怎么调教出来的，要不然，这场仗能有这样好的结局？”

“谭大人不是和那人割袍断义了吗？怎么还有禁卫军的人找上门来？那家伙打的是什么主意？”

……

所有人都待在那儿不走了，打定主意要瞧这一场热闹。

溥仰给他们看得浑身不自在，不言声地下马找了个桩子把马拴住，按着佩刀就朝上走，马刺踩在青石台阶上，铮铮作响，火星直冒。

他出生入死打了这么一场仗，当时也没想过衣锦还乡，在回来的路上，他开始

幻想：我溥老四扬眉吐气地回来了，再也不是当初的宗室混混儿，而是打赢了国战的英雄！就算不被抬进城，也该有个夹道欢迎的热闹劲儿吧？没想到，这一回来却给人家看成了活猴！会集于这里的诸公，都是以气节相标榜的，但在他们的低声议论中，却满是猜疑、冷淡和疏远，没有一个真心为这场国战叫好的！

在各式各样的目光中，溥仰大步走到门口，掏出帖子，递给候在那儿掏耳朵的门房：“劳驾，麻烦通传一声，两江总督、钦差禁卫军编练大臣徐大人，有信带给谭大人。”

门房懒洋洋地接过帖子，却朝身边一搁，也不见他抬腿动身。

“劳驾……”

“规矩你都不知道？还替你主子跑衙门呢！”

京城规矩，溥仰如何不晓得，但是，他觉得以徐一凡的声名，又是见谭嗣同，不论公私，都没有掏门包的道理。如今，门房一句反问，居然让溥仰愣在那儿，半晌才挤出一句话：“我是徐大人……”

“徐大人徐小人我管不着，除了皇上、老佛爷，谁拜门都有规矩！”

“你不是谭大人带来的人？”

“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大人……大清律三万八千条，没有不让人挣钱吃饭的道理啊……”

不用说，是礼部的小司员，说不定还是员外。搁以前的脾气，溥仰黄带子一亮，就用巴掌说话了：“爷教你什么是规矩！”

不知道为什么，今儿他不想这样，他拧着眉毛瞪了那门房一眼，大步就朝里面冲。那门房想拦，如何拦得住？于是扯着嗓门儿喊：“衙门重地，进贼了！来人啊，拦住他！”

溥仰一直冲到二门，看到几个下人拿着杠子冲出来，便扯开嗓门儿喊：“谭大人，徐大帅致信！谭大人，徐大帅致信！”

几个下人要拿杠子打他，他一拨一推，那些人全都跌跌撞撞地倒了下去。

正闹得不可开交，就听一个声音在二门里喊：“溥仰，你胡闹什么？这是你能乱冲撞的地方？”

溥仰抬眼一瞧，正是谭嗣同大人，他已经换了二品官员的行装，再也不是当初萧然去朝鲜拜会徐一凡时的青衫小帽的样子了。谭嗣同身边站着一个肤色黝黑、五短身材的四品文官。

溥仰在北京城混的时候，就算谭嗣同是二品官，也人不了溥仰的眼，更别说呵斥他溥四爷了。但是，现在，溥仰却啪的一个立正，平胸行军礼：“谭大人，徐大帅

有信来，您的门房要门包，我是穷丘八，腰里没钱，只有硬闯。”

谭嗣同瞧了那门房一眼，并没说话。这门房是礼部的小吏，礼部满汉两堂官，怀塔布和许应，在收了他拜门的帖子之后，都称病不见，态度可见一斑。这门房是一个微末小吏，他说什么都会失面子，只有沉下气来：“信呢？”

谭嗣同在徐一凡身边两年，一向和徐一凡兄弟相称，徐一凡麾下各色人等对他都很客气，他用这种口气也就成了习惯。

溥仰规规矩矩地双手交信，谭嗣同没说什么，他身边那个黝黑中年却冷笑道：“从上到下，跋扈无以为甚！”

谭嗣同一边拆信，一边随口道：“南海，他知道什么，别说这些了。”

站在谭嗣同身边的人，自然是康有为。他随谭嗣同北上，自认为和谭嗣同是并世双贤。谭嗣同以礼部侍郎用，他却只得了一个小中书，激愤之下，说的过头话就更多，固然激起了一些清流的好叫声。谭嗣同现在这不尴不尬的处境，也有他康南海三分功劳。

谭嗣同很快就看完了信，随后摇摇头，淡淡一笑。溥仰在那儿静静等候，康有为却忍不住了：“复生，此人来信说了什么？”

谭嗣同笑道：“无非是问候祝贺之类的话，并说我在京城，他在两江，兄弟二人都是一心变法，且看三年之后，各自成就如何……”

康有为一拍巴掌，声音响亮：“此人竟然是如此心思！”

谭嗣同一下拉住他，看了还站在那儿的溥仰一眼，摆手道：“信我收到了，带话给你们大帅，足感感情……以大帅才具，两江大治，指日可见。只要他心怀忠义，我们兄弟还有再见之时，去吧！”

溥仰等的就是这一声，但心里却微微有些不满：大帅恩养你两年，转眼就变成这般口气了！要不是大帅吩咐，孙子才过来呢！

看着溥仰转身出去，康有为眼珠一转，甩开谭嗣同的手，大步跟了出去。谭嗣同不知道这康南海又要出什么大言，也忙不迭地跟了上去。

眼见康有为一直走到大门口，冲着溥仰的背影大喊：“转告你们大帅，要他好自为之！朝廷对他已经是天高地厚之恩，不得再有反侧之心！如果他有什么举动，告诉我，我康南海一反手，就能收拾他！”

溥仰一下僵在那里，周围围观的人也愣住了。半晌之后，这些常日里和谭嗣同来往的清流们才叫了一声好！

“南海，斯正人者，出正言焉，真有雷霆之声！”

康有为满脸堆笑，四下拱手，却被谭嗣同一把扯了进去：“南海，你为何在大庭

广众之下口出此言？他不是那样的人，他对我也有大恩！”

“大恩？不是那样的人？复生，你邀他来京，他为何不来？明明已经各走各的道了，为什么突然又派人来送信？这是扯你的后腿啊！你谭复生一日不和这徐一凡撇清关系，一日就得不到皇上的重用！他为什么说要在两江和你比变法，还要有所竞逐？变法是咱们的心愿，他一介武夫，懂什么变法？无非是想窃我等本事抱负，成就他的虚名！咱们不能让他贪天之功，早日和徐一凡划清关系，早日开始变法大计！要急，要快，时不我待矣！”康有为神色凛然，语调斩钉截铁，脑袋不断地朝上抬，最后脸几乎朝天了。

而谭嗣同只是默默地听着，转头向南望去：“我们兄弟，难道真的就这样各走各的道了？我本以为，你会和我走一条路的……既然如此，我自己走也好……”

## 京城一日(下). 第一百一十七章

贯市胡同是一条出了名的镖局达官爷辈出的胡同。此处风俗好武，吃上这碗饭的多是一师同传，一个镖局就是一个师门的人扎堆。平头老百姓多以吃上这碗饭为荣：一是吃得好。镖局吃饭是不分家的，大家全都一样，要大家卖力，就得下本钱，见天儿桌上不断荤腥；二是威风。街市上、茶馆里，一些人说话起了纷争，看见达官爷穿着密排扣大褂子经过，都要达官爷们主持一个公道。想想，这是什么面子？打伤打残了，柜上总有十亩地一头牛给你养着！吃饭不要钱，一帮师兄弟在一块儿也热闹，不像买卖人，受东家的气。

现在这个年月，正是镖局生意最鼎盛的时候。保口外来往的皮货，老西儿各地往来的钱庄银子，京城里看家看院子……就连女镖师都是一堆一堆的，官宦人家，女眷也要看着啊！

贯市胡同里，不管什么时候，都是一堆一堆的壮小伙进进出出，保完夜宅回来也不休息，约着去天桥吃卤煮。

往常，贯市胡同东头六家镖局加上中间“护镖侯”杨家，也赶不上西头“会友”一家热闹，但今天，东面热闹非凡，而会友镖局这边却冷冷清清，连其他镖局的小伙子经过，都会放低声音，还不时偷瞧一下满是灰尘的会友镖局的牌匾。

虽然会友镖局败了，但是谁提起他们都要跷大拇指儿！兄弟三人一头磕在地

上，干的都是大事。谭先生现在已经是天子师，是未来当宰相的人物；徐先生呢，那是天下兵马大元帅，在海外把小鬼子杀得尸山血海，是朝廷投降他都不投降的硬汉子！

王五为了两兄弟的大事业，一份家当给糟蹋得精光，子弟星散，现在虽然回了北京城，但是，只是照应着历年来伤了残了的会友老人，谁能说五爷少了半分义气？谁能说五爷不是顶天立地的汉子？

“吱呀”一声，王五打开了会友镖局的大门，背着手走了出来，身后跟着一个精神还算不错的老头儿，正是徐一凡的老丈人陈虎。

陈虎的女儿陈洛施虽然已经进了徐家的门儿，儿子陈德当了徐一凡的戈什哈，可是老爷子却怎么也不愿意去女儿那里，按他的话说：一是离不开那些老哥们儿师兄弟，去了南方，鸟叫一般的话儿也不会说，闷也闷死了；二是不愿意被人指着脊梁说，拿女儿当门包儿换富贵日子过。要知道，当年陈虎老爷子也是响当当的江湖汉子，一条铁尺独战过十来条壮汉，他哪里受得了这个？

当初会友镖局受到了徐一凡的牵连，被赶到了天津，等到后来没事儿了，大家就又迁了回来。一帮老弱，接不了生意，王五又硬气，不愿意接受接济，大家就跟着过苦日子，好歹老哥们儿在一块儿，心里头倒是平静。

这时，有十几个其他镖局的年轻汉子经过门口，见到王五敦实的身影，都忙不迭地站定行大礼：“五爷，您老出来遛弯儿？”

王五脸上已经少了很多风霜——在家待久了，略微瘦了一些，可是，日子再难，他也没有断了打熬筋骨，腰背笔直地在那儿一站，仍然虎虎生威，只是眉宇之间的郁郁之色总难消散。

看见这些小伙子行礼，他笑着摆摆手：“才保完夜宅，也不回去躺倒挺尸，又去逛天桥了？腰里有几个钱，就留不下来？”

“钱这玩意儿烫手，早点儿花完心里就早点儿踏实。五爷，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小伙子们笑闹着和王五答话。

“都滚蛋！晚上保宅的时候，瞧你们还能不能睁开眼睛！”王五挥手将那些小伙子赶走，回头对陈虎道，“师哥，您看着门户，我去去就来。整天儿都是小菜饭，蛔虫都饿瘦了。”

陈虎没答话，看着王五：“五爷，又去当当？宣德炉、插瓶、压箱底儿的皮货，您都当多少了？咱们几十号老哥们儿，拖家带口的，压得您喘不了气儿，这话怎么说来着……”

王五一笑：“这话犯不着说！卖命的时候要大家伙儿，当当的时候就不要了？

什么道理嘛！两代的师兄弟师大爷了，谁也不能一辈子过年不是？有我王五在，会友镖局就倒不了！”

陈虎表情苦涩，缓缓开口：“五爷，您的情分咱们都记着，可是，现在你整晚整晚睡不着……年轻后生都送去禁卫军了，虽然咱们有会友镖局的牌子，生意却没法儿接。五爷，想要会友镖局翻身，就两条道儿，一是咱们去南方投徐大人，顾嘴就不能顾脸；二是把那些后生都叫回来，好多家两辈人都在会友，您发句话，他们敢不回来？陈德这小子要是不回来，我打断他的腿！”

王五一听，连连摆手：“不能！不能！小子们才奔上前程，干的又不是对不起祖宗的事，一个小破镖局，能叫他们回来？再说，就算我犯愁，愁的也不是这……真要顾嘴不顾脸，我王五开口在京城化个缘，吃个三年五载都没问题……”

陈虎没话说了，老头子知道王五的硬气，想想看，要是他向徐一凡开口，还需要担心生计？徐一凡是他义托生死的兄弟他都不开口，还能在京城化缘？如果这些都不是问题，那五爷半夜睡不着爬起来打拳耍刀，在屋里叹气，又是犯的什么愁？

想起这个，老头子忍不住又在心里埋怨起谭嗣同来：到了京城，就来会友镖局一次。看到会友镖局的状况，倾身家凑了二三百两银子给王五，却让王五给扔了回去。大家不在乎钱，可您倒是多来会友镖局几次啊！五爷心里郁闷，有兄弟陪着说说话，就解开了，不像他们这些老头子，总是拐不过这个弯！

两人正相对无言的时候，就听见门口马蹄声响，抬头一看，见一个穿着西式军服的青年汉子疾驰而来。单看那圆盘黑皮硬檐的帽子、那马靴、那武装带，就知道来人是徐一凡的禁卫军！

健马才进胡同，马上骑士就飞身而下，抬眼一瞧站在门口的两个人，丢下缰绳就大步上来行礼：“五爷，徐大帅命标下来看您！大帅正在南下，不能亲自来，让标下对五爷说，实在对不住。到了江宁，大帅为五爷接风！”

来人正是溥仰，他在会同馆受了一肚子鸟气，当下本想发作，可是瞧瞧谭嗣同，再看看周围，便硬生生忍了下来。一则谭嗣同是大帅的兄弟，不能让他没脸；二则他是受命而来，不是放假回家，如果闹出什么动静，别人还以为徐一凡派人闹到京城来了！他又不是傻子，当然知道徐一凡受京城忌惮的情形，不能再给徐一凡添乱了。考虑到这些，当时就黑着一张脸，上马掉头离开了，并在心里发狠道：“你小子是没碰上两年前的爷，那时候，不臭揍你小子一顿，扒光了吊鼓楼上，爷就随你姓！”

如此一闹，溥仰原本兴致勃勃的心也淡了下来。徐一凡许了他五天的假，他



本来准备办完事在京城呼朋唤友地喝他一个天昏地暗，可现在却恨不得早点儿去天津搭船归队。

他妈的，打仗的时候，一个个都不见踪影，现在却都从裤裆里跳出来了，大清朝就是坏在这些王八蛋手里！

他奉了徐一凡的命令，要来接王五。在这件事情上，徐一凡倒没有什么功利心，他知道五哥过得艰难，又腰把子硬，不肯开口求助。来到这个时代，只有两人他是始终感激的，其中一个给了他最大助力的邓世昌，不过，邓世昌已经西去；另一个就是五哥，所以无论如何也要接来照应他。

虽然溥仰气得一头火，但还是赶来会友镖局，瞧见会友镖局这破败景象，满以为这差使总算办下来了，大帅开赴两江，王五还不跟着享福去？

看见溥仰行礼，王五还没做声，陈虎却诧异地反问：“江宁？五爷，他总算是个有心的人！”

溥仰站在那儿四下张望一眼：“五爷，这镖局先封了门吧！不知道五爷这里有多少人？大帅知道五爷照应的人多，这次都接过去，大帅替五爷照应。大帅说了，五爷千万别客气，大家是兄弟，这都是一家人的事……大帅命令标下带了两千两银子，先置办行装，五爷说什么时候动身，标下先到天津写船票去！五爷，您尽管放心，一切都由标下照应！”说着就要掏银票。

王五却沉着脸，背着手转身，迈步进了门槛：“不去！”

溥仰的脑袋嗡的一声：徐一凡就命他办两件差事，一件是送信给谭嗣同，结果闹成那鸟样；这第二件便是接王五过去，如果接不过去，也不知道会挨多少脚。

情急之下，溥仰一下闪到王五前面：“五爷，您和大帅是兄弟，瞧也该去瞧大帅一眼啊！这北京城有什么好的？死气沉沉的，一帮乌龟王八蛋。不是咱们拼命打仗，能有他们今天？现在一个个嘴响了，当初在哪儿呢？要干事情，要心情爽快，还得跟在咱们大帅身边儿！”

王五定定地看着溥仰，缓缓摇头道：“说不去就是不去！回去告诉你们大帅，说我王五谢谢他的好意。”

溥仰急了：“五爷，您总有个章程吧？为什么不去，总得给标下一个交代，不然，标下拿什么话去回大帅？”

陈虎也在旁边帮腔：“五爷，为什么不去，总得说一声儿啊！咱们老哥儿几个也在琢磨，为什么五爷就要留在北京城呢？”

王五还是不吭声，他本来就不善于说话，这个时候，脸色更加沉重，更是一个字儿都说不出来。